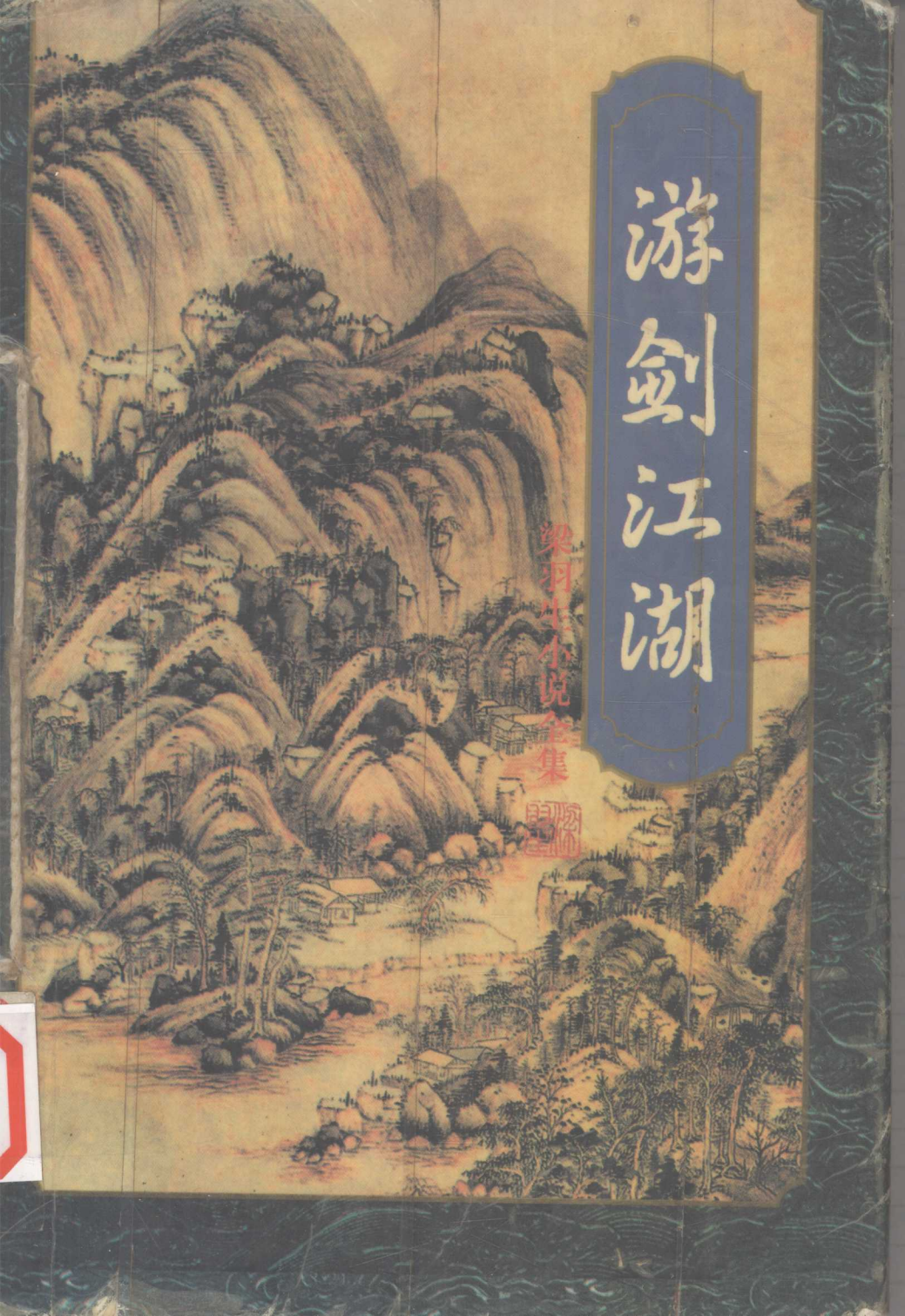


游劍江湖

梁羽生小說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游剑江湖
(中)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剑江湖 中/梁羽生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 3

(梁羽生小说全集; 62)

ISBN7-80521-650-9

I. 游…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 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

第二十四回	陌路相逢.....	451
第二十五回	破镜难圆.....	466
第二十六回	一纸休书.....	485
第二十七回	旧友重逢.....	505
第二十八回	神偷窥秘.....	524
第二十九回	诡谋毒计.....	544
第三十回	云台遇敌.....	562
第三十一回	旧游人杳.....	580
第三十二回	喋血京花.....	601
第三十三回	假冒同行.....	621
第三十四回	妙计突围.....	637
第三十五回	西山恶斗.....	657
第三十六回	调兵遣将.....	677
第三十七回	化敌为友.....	694
第三十八回	重寻故剑.....	714
第四十回	几番离合.....	751
第四十一回	赌酒显能.....	768

第四十二回	扬州祝寿.....	786
第四十三回	揭破阴谋.....	807
第四十四回	英雄肝胆.....	827
第四十五回	大闹寿堂.....	843
第四十六回	分道扬镳.....	863

161		回四十二第
181		回五十二第
284		回六十二第
308		回七十二第
327		回八十二第
432		回九十二第
582		回一十三第
686		回一十三第
103		回二十三第
123		回三十三第
234		回四十三第
339		回五十三第
557		回六十三第
693		回七十三第
817		回八十三第
927		回一十四第
987		回一十四第

第二十四回 陌路相逢

花底新声，尊前旧侣，一醉尽生平。司马无家，文君未嫁，赢得是虚名。

——彭骏孙

杨牧站在一旁，得意洋洋的为齐建业喝采。

吕思美正在思量怎样去帮宋腾霄的忙，蓦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瞅了杨牧一眼，冷笑道：“杨武师，听说你在蓟州也有不大不小的名头，原来就只会摇旗呐喊么？”

杨牧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吕思美道：“我们乡下有个笑话，二人吵架，其中一个卷起衣袖，气势汹汹，似乎非得立即和对方打上一架不可。可是当对方起而应战的时候，他却是只敢动口不敢动手了。他骂一句，退一步，大叫大嚷的要人家等他，等他回家去把‘姻伯’请来！”

这个笑话其实是各地都有的，不过多数说的是回去请“哥哥”。吕思美说成是请“姻伯”，当然是调侃杨牧的了。

杨牧大怒道：“不是看在你是个黄毛丫头的份上，我非得教训你不可！”

吕思美笑道：“好呀，我正是求之不得！要打就赶快打吧，趁你的姻伯还在这儿，有你的便宜呢！”

宋腾霄叫道：“小师妹，这不关你的事，你走吧！”

吕思美笑道：“我可不想做笑话中的主角。你们打得这样高兴，我岂可不凑凑热闹？哈哈，杨武师来吧，来教训我吧！”说

到“教训”二字，她已是唰的拔剑出鞘，朝着杨牧的面门，就是一晃。

杨牧大怒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双掌划了一道圆弧，一招“游龙探爪”，左掌拍出，右掌向吕思美的肩头抓下。

这一招本是他家传的“金刚六阳手”的绝招，左掌以阳刚之力荡开对方的剑尖，右掌就可以抓着对方的琵琶骨。刚才在酒家里吕思美曾给他一掌推开，他以为吕思美纵然通晓剑术，也不会高明到那里去，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内。满以为一定可以手到擒来，心里还在打算要怎样来折辱她呢。

那知吕思美是谋定而动，早有准备。在空地动手，不比堆满了桌椅的酒店难以腾挪，杨牧一抓抓来，她早已是一飘一闪，使出了穿花绕树的身法，绕到了杨牧的后面了。

杨牧一抓抓空，陡觉金刀劈风之声，心知不妙，反手一掌拍出，身形转了一个圈。

他的武功也确是委实不弱，这一招化解得妙到好处，吕思美功力稍逊一筹，剑点歪斜，倘若硬刺过去，刺着他了，也不会伤得很重，却得提防给他抓着。

吕思美当机应变，仗着轻灵的身法，迅即变招，杨牧刚刚转了一圈，脚步未曾站稳，只见剑光耀眼，吕思美又已是从他面前刺来了。

吕思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展开了穿花绕树的身法，和杨牧游斗。端的是俨如蜻蜓点水，彩蝶穿花，衣袂飘飘，绕得急时，就如随风飘舞的一团白影。

杨牧虽然是功力稍胜一筹，打不到吕思美的身上，也是无奈她何。

高掌风剑影之中，杨牧一招“阴阳双撞掌”击去，左掌阳刚，右掌阴柔。刚柔两股力道互相牵引，吕思美滴溜溜的转了个身，

冷笑说道：“金刚六阳手也不过如此，见识了！”杨牧一掌击空，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耀眼生缣，饶是杨牧躲闪得快，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襟已是被她的利剑穿过，幸而没有伤着。

齐建业呼的一掌，将宋腾霄迫退两步，叫道：“杨牧，过这边来！”迫退了宋腾霄，他的身形也向杨牧这边移动。

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对啦，快去求你的姻伯庇护吧！”杨牧刚才险些给她利剑所伤，吓出了一身冷汗，性命要紧，顾不得她的耻笑，慌忙便窜过去。

吕思美如影随形，跟踪急上，说时迟，那时快，一招“玉女投梭”，明晃晃的剑尖，又刺到了杨牧的背心。

此时杨牧刚好和齐建业会合，齐建业自是不容吕思美伤他，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正巧弹着无锋的剑脊。

齐建业施展的是“弹指神通”的功夫，虽然只是用了五成力道，吕思美已是禁受不起，虎口一麻，青钢剑脱手飞上半空。

宋腾霄连忙一剑向杨牧刺去，这是“围魏救赵”之策，攻敌之所以必救，杨牧惊魂未定，身形未稳，如何能够抵挡？当然又唯有依靠齐建业替他解困了。

三方面动作都快，齐建业左肘一撞，用了个巧劲，将杨牧撞过一边，横掌如刀，一招“斜切藕”的招式！右掌向宋腾霄臂弯削下。这一招也是攻敌之所必救，宋腾霄一个“盘龙绕步”收剑回身。

就在这霎那之间，吕思美飞身一掠，也已把青钢剑接到手中，退而复上了。

宋腾霄埋怨道：“小师妹，你何苦管这闲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的事不用你管。”

吕思美笑道：“我本来就是爱管闲事，何况你的事怎能说是与我无关？”

宋腾霄知道她的脾气，无可奈何，只好说道：“齐老头儿的

擒拿手十分厉害，你可要小心了！”吕思美又笑道：“我知道。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了。嘿，嘿，我只是一个初出道的晚辈，难得有这机会向名震江湖的四海游龙请教，伤了也是值得的啊！”

四海游龙是何等身份，听了这话，不觉脸上一红，心里想道：“我若用重手法伤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只怕要给天下英雄所笑。”当下说道：“谁叫你这女娃儿不知好歹，你若不和杨牧纠缠，我也不会难为于你，你走吧！”

吕思美道：“你们这边两个，我们也是两个。我若走了，你们岂不是占了便宜？”口中说话，手上的那柄青钢剑招数可是丝毫不缓，剑剑攻向杨牧的要害。杨牧空手斗不过她的长剑，齐建业无可奈何，又只好出手来替杨牧解招，杨牧不敢离开他的靠山，于是变成了双方都是二人联手作战的局面。齐建业本来是被迫应战的，却给她颠倒来说，弄得他啼笑皆非。

杨牧连遇几次险招，怒道：“这野丫头刁滑得很，她自讨苦吃，可怪不得咱们，姻伯，你还是把她先打发了吧，免得她来歪缠。”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原来那个笑话并不是我们乡下才有。”对准杨牧，唰的又是一剑。

齐建业道：“我自有分数。”沉下了面，喝道：“女娃儿，你再不知好歹，我可不客气了！”

吕思美笑道：“老头儿，你一把斑白的胡子，生了气胡须也会动的，很是有趣！”

齐建业给她弄得啼笑皆非，喝道：“这女娃儿也确实是有有点可恶，好，待我想个法儿，不伤她的身体，点了她的穴道。”

可是吕思美的“穿花绕树”身法，运用得十分精妙，她好似窥破了齐建业的心思，身子滴溜溜的老是绕着杨牧来转，无形中等于拿了杨牧来作盾牌，教齐建业无法点着她的穴道。

齐建业不由得动起怒来，蓦地一声大喝，加重了掌力，向宋腾霄猛扑。转换目标，心里想道：“待我毙了这个小子，看你

这野丫头还能不束手就擒？”

吕思美所受的压力稍松，立即又向杨牧加紧攻击，叫齐建业不能全神去对付宋腾霄。

如此一来，变成了互相牵制的局面。不过吕思美的功力毕竟是和四海游龙相差太远，而杨牧虽然空手，却可以与她勉强周旋，是以始终还是齐建业和杨牧这边占点上风。

宋腾霄给齐建业的掌力迫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心里可是感到甜丝丝的，“想不到小师妹竟要为我拚命，这次倘若能够脱难，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报答她才好。”

缪长风坐在店中观战，心里可是焦急非常，正想出去帮宋腾霄一把，忽见一个手拿旱烟杆，披着粗布大褂的老头儿在街头出现，正向着打斗的地方走来。

那店小二跳了起来欢呼道：“这可好了，我的东家来了！”

缪长风心中一动，想道：“莫非这个老头儿乃是隐于市肆的风尘异人，为了结交江湖朋友，才开这间酒店？”

心念未已，那老头儿已是走得近了。店小二站出门口大叫道：“老东家，快来呀！这几个客人在咱们的店子里打架，去了一拨，又来一拨，屋内打得不够，又打到了大街上。咱们店子里的东西毁了还不打紧，闹出人命来可不得了！”

杨牧喝道：“识趣的走远一些，别来多管闲事。打坏了多少东西我们自会赔给你。”此时正打到紧要的关头，杨牧这边大占上风。宋腾霄被齐建业的掌力笼罩，虽然奋力解拆，已是力不从心。吕思美气力不加，身法亦已渐见迟滞，远不及刚才的轻灵了。

那老头儿慢条斯理的拿起烟杆，吸了口烟，缓缓说道：“老兄，你这话可说得不对了。你们在我的店子里闹出事情，焉能说是我多管闲事？东西可赔，人命可是不能赔的。打死了人，你们一走了之，事情还不是到了我的头上？”

口中说话，脚步渐渐走近。突然就插进打斗的圈子当中！

齐建业本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料想这老头儿定非常人，正想问他。未曾出口，对方已然出手。

此时杨牧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劈去，吕思美则在全副心神用来帮忙宋腾霄抵御四海游龙的攻势，眼看杨牧这一掌就可以把她的琵琶骨打碎，那老头儿陡地插进当中，把吕思美轻轻一推，推出了三丈开外！他用的是一股巧劲，吕思美好似是给他拉开似的。身形只是转了一圈，就站稳了。

杨牧一来是煞不住势，二来也是怒火头上，心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双掌掌力尽发，“蓬”的一声，竟然打到了那个老者的身上。

齐建业大吃一惊，叫道：“杨牧，住手！”话犹未了，杨牧已是四脚朝天，跌在地上。那“蓬”的一声，却是他身子触着硬地的声音。

齐建业大惊之下，也不知杨牧有没受伤，无暇思索，一把抓去，抓着了老头儿的烟杆。那老头儿笑道：“齐老先生，你也喜欢抽烟么？”

以齐建业的功力，这一抓石头也要裂开。他满以为这烟杆是非断不可，不料只觉触手如烫，一股力道反震他的掌心，手指一松烟杆已是掌握不牢。这招一试，齐建业方始知道对方的功力不在他下。

齐建业蓦地想起一人，连忙问道：“来的可是烟杆开碑陈德泰老先生么？”

原来陈德泰这根烟杆乃是一件宝物，外表看来，似是漆木，其实却是青铜混合玄铁铸的。玄铁是一种稀有金属，比凡铁重逾十倍。有一次陈德泰和几位朋友喝酒，酒酣兴起，曾用这根烟杆试演武功，一敲敲碎了一块石碑，是以得了“烟杆开碑”的外号。齐建业刚才扭不断这根烟杆，反而给震得虎口发麻，也

就是因为它是玄铁之故。

陈德泰打了个哈哈，说道：“贱名有辱清听，陈某不胜惶恐。齐老先生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了。此次光临小店，请恕有失迎迓之罪。不知齐老先生何以和这两位客人为难，可否看在小老儿的面上，大家一笑作了？”

齐建业心道：“你倒说得这样轻松？”眉头一皱，说道：“此事一言难尽。本来冲着陈老英雄的金面，齐某是应该罢手的。但好不容易碰见了这两个人，若不趁此作个了断，以后就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请恕碍难从命！”

陈德泰淡淡说道：“齐老先生不肯给我面子，那我可没有办法了。”

齐建业道：“不是我不肯给你面子——”话犹未了，陈德泰已是摆了摆手，说道：“不必多说了！”不听他的解释，回过头来，却对宋腾霄说道：“请问宋时轮是阁下何人？”宋腾霄道：“正是先父。”

陈德泰哈哈笑道：“怪不得你的追风剑法使得这样到家，原来果然是宋时轮的儿子。那么，你想必就是小金川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了？”宋腾霄道：“不错，陈老先生敢情是先父旧交？”

齐建业见他们攀亲道故，心里已知不妙，果然便听得陈德泰说道：“二十年前，我与令尊缔交，以后就没有见过面，不料他已经仙逝，实是可惜。好，今日碰上了这件事情，你就让我替你了结吧。闲话少说，你们走吧！”

齐建业是个久享盛名的人物，怎能丢这面子，喝道：“不许走！”

陈德泰冷笑说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撇开私人的交情不说，我是这间酒店的主人，你们两位和他们两位都是客人，客人在小店闹事，我就有权来管。是我叫他们走的，齐老先生不

肯甘休，问我要人就是！”

齐建业年纪虽老，火气很大，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说道：“好吧，那我就只好领教你陈老哥的烟杆开碑的功夫了。不过，这两个人可还不够现在就走！”

陈德泰烟杆一横，说道：“只要你有本领抓得住他们！不过，可先得过我这一关才行？”

宋腾霄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声冷笑，说道：“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有何妨？齐老先生，你不用担心，宋某既然敢为朋友出头，就不怕三刀六洞。你叫我走，我也是不会走的。陈老伯，小侄多蒙你的爱护，但还是让我自己了断吧。老伯的盛情，小侄心领了。”

陈德泰道：“不行，事情是在我的店子里闹出来的，我就非管不可！”

局面一变，突然变成了宋腾霄和陈德泰争执，大家争着要和四海游龙齐建业交手，倒是出了齐建业的意料之外。

试了刚才那招，齐建业已知陈德泰的武功不亚于他，心中自忖，和陈德泰单打独斗的话，或许还可以有几分取胜的把握，加上了一个宋腾霄，自己就是必败无疑了。

当然以陈德泰的身份，决不能和宋腾霄联手打他，可是倘若自己出手攻击宋腾霄的话，陈德泰有言在先，那就是迫得他非和宋腾霄联手不可。

齐建业虽然是在怒火头上，也不能不有点踌躇了。

缪长风从酒店走了出来，说道：“两位先生可肯听小可一言么？”

店小二跟在后面说道：“老东家，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这位客店正在喝酒，几乎殃及池鱼，给他们打破头颅。事情的经过，这位客官也是曾经目击的。”

陈德泰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此人精华内敛，双目炯炯有

神，显然是个武学行家。不知他是来帮谁的？”虽然店小二的口气，这人似乎是站在自己这边，心里也不能不有点戒备。当下说道：“客官有何指教？”

缪长风道：“依小可之见，冤家还是宜解不宜结的好。”

陈德泰说道：“我是但愿息事宁人，就不知齐老先生愿不愿意。这话你应该和齐老先生去说。”

齐建业方自沉吟，杨牧记起刚才所吃的亏，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来管闲事？”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天下人管得天下事，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也总可以说句话吧。嘿，嘿，依我看来，你们还是和解的好。”

杨牧道：“不和解又怎么样？”

缪长风道：“若然大家都是仇必报，有账必算，那么我和你也有一笔账未曾算呢！对啦，刚才你不也是口口声声要和我算账的么？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解的好。”

言下之意，齐建业和杨牧若是不肯接受调停，没奈何他也是要和杨牧算账的了！

杨牧仗着有齐建业作靠山，正要发作，齐建业却忽地瞪他一眼，说道：“让我来说。”口中说话，足尖暗运内力。

这条街道是用石块铺的，齐建业暗运内力，当他移开脚步之时，只见石块上已经给他用脚尖打了两个交叉十字。就好像用斧头凿出来似的，凹痕一般深浅，用脚踏碎石块不难，似这等只是划开两道深浅相等的裂痕，而不波及其他部份，必须内力能够集中一点，操纵自如才行。陈德泰见他显露这手上乘的功夫，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想道：“这老头儿果然名不虚传，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若然只是较量内功，只怕我也未必能够胜他。”

缪长风淡淡说道：“愿聆齐老先生高见。”

齐建业移开脚步，缓缓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是说得不错，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梁子，比如打破了的茶杯，踩裂了的石头，那就恐怕是补不回来，抹不平净的了。”

话中有话，所谓“打破了的茶杯”，只不过是陪衬，“踩裂了的石头”才是他想要打的比喻。言下之意，除非缪长风可以抹平了石上的裂痕，否则这“梁子”就是终不可解。

这分明是给缪长风出了一个难题。要令缪长风知难而退。

原来齐建业是个武学大行家，陈德泰看得出缪长风是个身怀绝技的人，他当然也是早已看出来了。不过却未能够准确估量缪长风功夫的深浅如何，是以要试他一试。

缪长风不慌不忙的踱着方步，从那块石块走了过去，说道：“天下除非是杀父杀母的不共戴天之仇，否则决没有化解不了的梁子！”

移开脚步，那两个交叉十字已是无影无踪，而且他不仅仅是“抹平”了那两道凹痕而已，整块石头就好像削去了一层似的，平平整整，什么痕迹都不见了。

这份功夫，纵然不能说是在四海游龙齐建业之上，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齐建业暗暗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想道：“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想不到后辈之中，竟然出现了这许多高手。”

只是和陈德泰单打独斗，他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倘若不肯接受调停，缪长风一定要和杨牧“算账”的话，他和杨牧二人，那是必败无疑的了。更何况对方还有宋腾霄和吕思美二人，这二人也是决不肯袖手旁观的。

饶是四海游龙火气再大，在这样强弱悬殊，众寡不敌的形势之下，那也是无可奈何，必须罢手的了！

缪长风显露了这手功夫，仍然恭恭敬敬的说道：“不知齐老

先生以为晚辈的话是否得当？”

齐建业道：“阁下高姓大名？”

缪长风道：“小可是蓬莱缪长风。”山东蓬莱县乃是他的籍贯。

齐建业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怪不得陈天宇盛赞他。果然了得。”当下明知故问：“江南陈大侠是你的好朋友？”

缪长风道：“陈大侠折节下交，我可不敢称作他的朋友。”

齐建业哈哈一笑，说道：“好，看在两位陈大哥的面子，今日之事，就此揭过。后会有期。”他先提陈天宇，然后才说“两位陈大哥”。“两位陈大哥”虽然也包括了陈德泰在内，显然是主从有别了。还有一层，他只是说“今日之事，就此揭过”，却并没有说就此解开了宋腾霄所结的“梁子”，意思当然只是暂且罢手而已。

陈德泰明知他是遮羞的说话，心里暗暗好笑。但陈德泰但求息事宁人，也就不想再给他难堪了。当下说道：“我还未曾得尽地主之谊呢，齐老先生请进小店再喝一杯。”

齐建业冷冷说道：“多谢你了，不啦！”回过头来，拂袖便走。他一走杨牧当然也是灰溜溜的跟着他走了。

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这老头儿真是死要面子，可笑得紧！分明是自知不敌，偏要说是看在江南陈大侠的份上。这事却与陈天宇又有什么相关了？”

陈德泰笑道：“原来是缪大侠，小老儿是久仰大名的了，多亏缪大侠显露了这手神功，否则只怕还吓不走这四海游龙呢！”

缪长风笑道：“陈老前辈给我脸上贴金，我可担当不起。”

宋腾霄因为是久居在边荒之地的小金川，却不知道缪长风的名头，但见陈德泰这样称赞他，对他也不由得另眼相看。不过由于缪长风刚才在酒店里曾经暗助过段仇世一臂之力，宋腾霄却是不免对他尚有芥蒂。

陈德泰哈哈笑道：“相请不如偶遇，今日我得见故人之子，又得与缪兄幸会，就请大家都来同喝一杯。”

宋腾霄忽地淡淡说道：“缪先生，你刚才在酒店里显露的那手功夫，更是令我佩服！”

陈德泰不知就里，说道：“缪大侠，你刚才显露了什么功夫，可惜我没有眼福见到。”

缪长风道：“没什么。刚才那姓杨的几乎打到我的头上，我和他开个玩笑，泼了他一脸酒。”

陈德泰哈哈笑道：“这姓杨的最是可恶，缪兄，你这个玩笑开得好。”

吕思美心直口快，禁不住就说道：“缪先生，想不到点苍双煞也是你的朋友。”

缪长风淡淡说道：“我是个浪荡江湖的人，三教九流的朋友识得不少。不过点苍双煞却不是我的朋友。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也想和他们结交结交。”

陈德泰道：“不错，我听说点苍双煞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行事虽然有点怪僻，却也并无多大过错。尤其是冷面书生段仇世，文才武艺都出色当行，的确是值得交一交的朋友。你们为何提起了他？”

一来是因为涉及好友孟元超的私德，宋腾霄不便说给陈德泰知道；二来陈德泰的口气对段仇世又颇有赞许之意，宋腾霄就更不便说了。当下悄悄向吕思美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不可多言，便含糊其辞的说道：“没什么，不过老伯所说的那个冷面书生段仇世，适才恰好到过这里，是以我们随便问问。”

陈德泰道：“哦，他到过这里，可惜我来迟了一步。想必他是已经走了？”

那店小二接着说道：“他还未来得及坐下来喝酒，那齐老子就跑进来要找他打架了。缪先生暗中帮了他一把忙，他才能